

城头上血染的落日
横亘在我的心上
南京市民为遇难同胞
写了一组诗

快报讯(见习记者 张希为 记者 刘伟伟) 国家公祭日将至,不少市民看了快报《全城同祭》报道后参与到互动活动中来。昨天,热心读者卢伊(笔名)致电现代快报记者,送来他为死难同胞创作的《南京大屠杀组诗》。诗歌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感,读来让人心头一颤,久久不能平息。

卢伊今年73岁,是老南京人,喜欢研究历史,对南京大屠杀感触非常深。“传承历史是我们老一代的人应该做的,如果不这样做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,也没脸去见死去的先辈们。”老人希望这些诗歌能唤起更多人,尤其是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。

纪念碑

南京人心中的纪念碑
是一段段颓圮的古城墙
城头上血染的落日
横亘在我的心上

南京人心中的纪念碑
是青葱巍峨的紫金山
黄昏时满山的金色树叶
点燃我无限惆怅

南京人心中的纪念碑
是把江门外滚滚东流的扬子江
汹涌寒冷的江水下
无数尸骨在震颤

南京人心中的纪念碑
是荒野中无名将士的孤坟
七十年风雨枯骨蚀尽
依然还眷恋着远方亲人

南京人心中的纪念碑
是已凝固在记忆里的腥血
三十万妇孺凄惨的呼喊
化作了栖霞寺前遍地的红叶

南京人心中的纪念碑
刻着对中华民族的忠诚
无论走向天涯海角
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
卢伊2014年于南京岗子村

寻访第十九站: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

最黑暗的一夜 57000同胞惨死草鞋峡

1937年12月18日,侵华日军在草鞋峡屠杀中国无辜同胞五万七千余人,是南京大屠杀中我同胞被屠戮最多的一次。时光悠悠,江水呜咽,历史没有被后人忘却,11月30日,东南大学40多名同学参与现代快报全城同祭活动,来到这里告慰亡灵。活动当天是周日,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里献上一束花。

见习记者 张希为 现代快报记者 刘伟伟



东大学子祭奠草鞋峡遇难同胞 现代快报记者 徐洋 摄

寻访 这里是遇难人数最多的丛葬地

11月30日上午,天色阴沉,寒风阵阵。

幕府山的悬崖峭壁笔直插入天空,山脚下一圈整齐的翠柏环绕成小型广场,广场中央,一座像子弹一样的纪念碑直指苍穹,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”几个大字镌刻在碑身。

祭台上摆着几束带着露水的鲜花,显示不久前有人来祭拜

过。

在所有的大屠杀中,以草鞋峡大屠杀人数最多,也最为残酷,遇难同胞总数达五万七千余人。

碑文在无声讲述着那段惨痛的历史: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,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,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之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,共五万七千余人,遭日军捕获后,悉

被集中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。因连日惨遭凌虐,冻饿致死一批;继于十八日夜悉被捆绑,押解至草鞋峡,用机枪集体射杀。少数伤而未死者,复用刺刀戳毙;后又纵火焚尸,残骸悉弃江中……”

纪念碑碑座有3级台阶,碑身高度为12.13米,分别象征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0万同胞和事件发生的日期。

祭奠 东大师生叠500只纸鹤寄托哀思

11月30日上午9点半,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40多名同学乘坐大巴从九龙湖校区来到这里。下车后,同学们没有过多交谈,默默地清扫祭台,拉起横幅,布好展板。

“愿三十万同胞安息于净土,减十三亿儿女奋斗而自强。”几名同学齐心协力,将亲手制作的横幅张贴在石柱上。

来之前,他们在东大校园里组织了一场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祈福的活动,几百名同学在一个长达8米的横幅上写满了签名,还收到了全校师生亲手叠的500多只纸鹤。当天,他们将这

些纸鹤带过来,几名同学蹲在地上,把它们一只只整齐地摆在祭台上。“这样就相当于把全校师生的哀思一起带过来了,希望同胞们在此安息。”辅导员孔祥羽说。

准备工作做好后,学生们换上了统一的蓝色院服,在纪念碑前站成4排。天空渐渐沥沥地下起雨,大家双手捧着纸鹤,站在雨中默哀了3分钟。班长刘业伟为同学们讲述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段惨痛历史。

“18日,日军将难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一一捆绑,集体押解到长江边的草鞋峡,用机枪对着

人群猛烈扫射,哀嚎之声回响在荒凉的江岸……”讲述时,刘业伟声音微微颤抖,“日军进行屠杀后,又端着刺刀检查血泊中有无未死者,对尚有气息者就补上一刀。他们又强迫附近百姓来处理现场,将大量尸首抛至江中,然后又将这些中国人杀害。”

活动结束后,大家集体宣誓:“东大人渴望和平、热爱和平……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历史、混淆是非的倒行逆施;坚决反对恐怖主义,反对任何形式的危及平民生命和财产的非正义行为。”誓词铿锵有力,余音久久在广场上空回荡。

反思 “是时候明白‘居安思危’这四个字的意思了”

班长刘业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,为此查找了不少和南京大屠杀以及草鞋峡纪念碑相关的资料。“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很多此前不知道的历史细节。”他说,自己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。

从筹划到准备,再到现场祭

拜,有的人动容乃至当场落泪,有的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复,对于这段历史,他们有话想说。

“之前更多的是对侵略者的憎恨,现在觉得,除了憎恨,我们更加需要爱国,让过去的历史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,想想如何让自己强大起来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”东南大学土木工程

学院大二学生刘业伟说。

“是时候明白‘居安思危’这四个字的意思了。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,对即将面对社会、投身国家建设的我们来说,应该时刻提醒自己,别忘了肩负的那份责任。”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大二学生陈熹说。



无名遇难者的墓就在张家先人的坟墓旁,像是一家人

无碑墓

先人埋葬陌生死难同胞
一家3代人祭扫70多年

在南京雨花台区西天寺后的一片墓地中,有一座无碑大理石墓。“墓里埋的一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。当年为他下葬,如今给他祭扫的,都是与他并不相识的‘外人’。”知情者李昆告诉现代快报记者。

昨天,记者联系上了为陌生遇难者建墓的张家。据王女士介绍,她的外婆张氏曾葬过一个被鬼子杀害的男性同胞,她与他素不相识。“每年我们都来给他祭扫。无碑墓就在张家其他逝者的坟墓旁,像是一家人。”王女士说。

张氏的大孙女张海梅女士说,这座无碑墓跟着奶奶和其他亲人们的墓,经历3次迁址,但家里人一直没有将其遗弃,“既然没有人管,那我们来管,把他当自己的长辈一样祭拜。”到张海梅这一辈,已经有3代张家人坚持70多年,为这名陌生的“亲人”祭扫。

张海梅说,自己曾听奶奶说,被埋在这无碑墓中的,是一名被鬼子射杀而亡的中年男子。“他死在我们家的地上,后来被奶奶他们收尸掩埋。刚开始没人给他祭扫,后来我奶奶说,既然管了就得管到底,把他当离去的亲人对待。”

张氏离世后,祭扫落到了张海梅父亲的身上,父亲离世后,这项工作又落到了张海梅和弟弟的头上。“我孙子问我,为什么这座墓没有碑?我就告诉他,这是我奶奶掩埋的一个遇难同胞,他没有名字,所以无法立碑。”张海梅说,现在他们这一辈祭扫时都对着无碑墓叫“祖宗”,孙子辈则叫“老祖宗”。

现代快报记者
付瑞利/摄

